祥云县新增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通讯员 罗 丹

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八批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涉及全省100项文物，祥云县有3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其中，分别是王孝达烈士故居、云南驿机场旧址和大波那古墓群遗址。至此，祥云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4项跃升至7项，为祥云从文物大县向文物强县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孝达烈士故居，位于祥城镇北后街41号，文物类别为近现代重要史记迹及代表性建筑，始建于清光绪年间，院落占地面积约155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约900平方米，故居坐西向东，为一进两院走马转阁楼，后院为内重檐外单檐小青瓦硬山顶土木结构楼房，前院为单檐小青瓦硬山顶土木结构楼房，是祥云县典型古民居建筑，是王孝达青少年时代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

王孝达，1901年出生于祥云县城一个书香世家，先后在昆明联合中学、云南法政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南方大学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赴广东参加北伐战争，后到广东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1927年4月15日被捕，1927年9月5日，王孝达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六岁，他是云南籍最早英勇就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孝达烈士故居建筑布置及风格具有典型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古民居建筑特点，是研究晚清、民国滇西历史文化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纪念价值。民国十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曾为王孝达烈士故居宅第匾额“性行淑粹”。

文物构成：门厅、过厅、过厅南厢房、过厅北厢房、过厅南耳房、过厅北耳房、正房、正房南厢房、正房北厢房、正房南耳房

保护范围：以王孝达故居建筑群外墙滴水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20米的区域内。

云南驿机场旧址位于云南驿镇北部，东与旧站村相连，西与云南驿村相连，北接320国道，南邻楚大高速公路，文物类别为近现代重要史记迹及代表性建筑。

云南驿机场1929年9月动工修建，1937年，设空军学校云南驿初级班，培养学员300多名。1941年“飞虎队”进驻机场，负责西南地区空运及对缅甸日军的空中防务。至1945年五次扩修后共占地约1222.5亩。抗战期间，日军轰炸云南驿机场致死民工约4千多人。

文物组成：跑道、滑行道、停机坪、指挥所、前防护区、后勤保障区和机场专用公路、飞机掩体(俗称“机窝”)。

文物构成：机窝16个，军械仓库2个。

保护范围：机场跑道以云妙路与机场交汇口部队围墙两拐角点(长约207米)向西北延伸800米的区域划定；“机窝”(飞机掩体、军械仓库)的保护范围以现存基座的区域划定。

云南驿机场在抗日战争中对配合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运送战略军需物资，编织地空交通枢纽网络，支持东南亚各战区的抗战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云南人民血肉筑成的抗战堡垒。

大波那古墓群遗址位于刘厂镇大波那村，在龙山和象山以南，文物类别为古墓葬，目前共开展过4次考古发掘，在2014年荣列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大波那古墓群遗址出土的器物类型主要有铜器、陶器、木器、竹器和葫芦等；出土的重要器物主要有铜棺、铜鼓、编钟等，1964年出土的战国时期木椁铜棺，是云南省目前出土的最大青铜器，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文物构成：龙山新石器遗址区、铜棺墓遗址区、象山古墓群遗址区、沙地古墓群遗址区四个区域，分布面积约60万平方米。

保护范围：

1、东部墓葬群区：以刘厂变电站为起点，向西顺东山路延伸至白沙海，北转沙田路至象山脚，向东延伸至桑园海南侧村道，再顺村道南转连接变电站的区域内。

2、西部遗址、墓葬区：以撒花海西南角为起点，向南延伸至张光林房屋，向西顺龙象路延伸至林泉路，向北至禾庄公路，往西至龙潭西，北转至黑龙山石公石婆处，向东过铜棺出土纪念碑亭顺禾庄公路延伸至撒花海连接的区域内。

3、中部遗址、墓葬区：以大树海西南角为起点，向南连接龙象路旁古堆子，向东过上象山便道至象山脚水库灌渠，顺灌渠北转大树海连接的区域内。

大波那古墓群遗址是青铜时代洱海区域的重要文化中心，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研究领域以及大波那遗址保护的展示利用提供丰富信息。采集到的石器、夹砂陶等具有洱海区域新石器晚期特征，铜棺墓遗址与沙地古墓群遗址区域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高度相似，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

4月10日，由南涧跳菜传承人、民间艺人、县文化和旅游局表演骨干组成的65人文艺队伍正在南涧县城偃月公园广场紧张排练，即将参加4月19日大理州“三月街民族节”开幕式及系列节目表演。据南涧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涧县将在开幕式、节日专场(含13个节目)、山歌对唱、广场舞节目上亮相表演，4月15日晚在县城进行汇报演出后，于16日前往大理。

［通讯员 康亚娟 摄］

弥渡县书画艺术家为贫困村脱贫攻坚“添彩”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3月31日，弥渡县文联组织县书法家、美术家协会21名会员，到苴力镇贫困村白邑村委会创作250平方米文化墙，助力脱贫攻坚。到达白邑村委会后，艺术家们顾不上休息，按照预先安排好的点位和创作主题，在烈日下开始精心地创作。随着时间推移，一幅幅栩栩如生、紧扣时代主题的山水、田园画作、书法作品及政策宣传标语呈现在大家眼前。弥渡县书法家协会会员白成斌说：“我把寓意深刻的书法作品写在白邑村农户的墙上，激励农户不断奋斗，摆脱贫困，过上更好的日子，觉得非常有意义。”

当天，书画家们在白邑村委会阿克地村、黄梨村等5个自然村公路沿线、村组活动场所的墙上，创作了30余幅书法、美术作品，这些作品以当地历史文化、自然风光、脱贫攻坚、村规民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内容，把昔日的“哑巴墙”变成会说话的文化墙，让人眼前一亮，既美化了村庄环境，又受到群众的喜爱。阿孔核村村民彭秀芳高兴地者说：“墙上字画图文并茂，很有教育意义，我们的村子都漂亮起来了。”

史海钩沉

文博专家青睐的白族烤茶罐

——我的几件珍藏⑦

□ 吴 棠

白族嗜茶，喝的是烤茶。我的祖母苏氏是白族，在我幼时学做家务劳动，扫地、抹桌、担水之外，她教我学会烤茶。生栗炭火炉，用祥云或凤仪、海东烧制的小砂罐放在炉上，待罐底近似通红时，赶紧放进茶叶，均匀抖簸到嫩黄时，冲入滚烫的开水，听到“嗤”的一声和泛起白沫，茶的香味喷鼻时，就可把茶水倒入杯内，敬佛、敬长辈，自己也得一杯细品。从此，烤茶成为我多年“家庭作业”之一，延续到1980年代。

和锅、碗、瓢、盆一样，烤茶罐是居家必有的生活用品之一，因为物小价廉，通常都会买下几个备用。到了后来，封山育林，严禁砍伐，不再用木材烧炭；加上电力供应充足，燃气进入城乡；家用电器的普及，生活习惯随之改变。陶器被塑料制品取代，烧栗炭火的小风炉，烧开水的铜铁壶，连同烤茶罐，都被闲置、丢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对我而言，小小烤茶罐与自己的童年生活紧密相连，它能见证一段个人历史的记忆碎片，也可看出一个民族的风俗进化。茶起源于我国，云南是茶的原产地，大理种茶、饮茶的历史悠久，三塔寺、感通寺栽培的茶树，近代满江引种的茶叶，都很有名气。古代是采摘生叶作药用，再后当菜作羹饮，然后是茶水共煮，最后才进步到用陶罐烤茶，开水冲泡作为饮品。烤茶罐是白族先民创制的茶具，粗糙不如瓷器，但它是地道的土产陶器，不是外地输入的器皿。据1987年12月，下关东郊天井村发现并作考古发掘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砖瓦窑遗址”，出土的文物方砖、有字瓦、瓦当、滴水等属于建筑材料之外，还有罐、缸、盆、碗、盘等生活用品。当地村名东窑、西窑沿用至今。村民都是白族，相传祖辈都以烧制砖瓦和陶器为生。随后凤仪、海东生产的硬陶腌菜瓶、水缸，夹砂花盆、煨药罐、烤茶罐等小件，就长期流行在民间。

如今人们用的茶具是瓷器、玻璃杯、金属保温杯，茶俗除了礼仪性的“三道茶”，头道茶必须是烤茶。找不到土茶罐时，只好用铁锅来炒茶，炒与烤火有区别，茶味也就难说了。

我收藏的烤茶罐，有一只得来不易。图片中那只高10厘米，口径8厘米的黑砂陶烤茶罐，已有50多年历史。家父健在时，他在下关上村有个农民朋友叫杨诚，去世后杨的老伴成为五保户，独自在上村破庙里生活。80年代初，我去庙里看望，她用烤茶招待，我发现这只烤茶罐年代久远，在征得她的同意后，她把用了10多年的这只烤茶罐无偿送给我。别说这类微不足道的“老土”东西，后来却派上了大用场，登上了“大雅”之堂。

我有一位忘年之交的长辈学者宋伯胤老先生，他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博、考古专家，研究古陶瓷、紫砂陶、茶文化等领域的权威学者，2009年获得“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最高荣誉奖。他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由国家文物局出版《宋伯胤文集》，16开本精装5大卷之外，还有几部专著单行本。其中《品味清香——茶具》，列入上海文艺出版社“走进珍宝世界”丛书，于2002年以精装本面市，第1版就印了5100册，很快售罄。宋老写《茶具》，向我征集部分资料，我把烤茶罐实物照片寄去，被采用于最后一章：《尚待深耕细耘的沃土》插图，占了两个整页。文字叙述中还说了一段话：“历史文献中虽然有封建王朝为‘敦睦邦交’而‘赐茶’的故事，有边境居民以物易茶的记载，但涉及到少数民族饮茶和茶具的却非常之少，现在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然而，少数民族的茶文化、饮茶习俗、茶具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内容。这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有待我们去拓荒，去耕耘。”

一个个又小又“土”的白族烤茶罐，受到文博专家的青睐和重视，说明对藏品的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没有高下，只有不同。冯骥才曾说：“文化是从原有的生活文化转化为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后来就变成了文物。”藏品记载着历史，可以留给后代，留给未来。

年代久远的白族烤茶罐

《唐代南诏德化碑——一个古王国的历史阵痛与炫耀》出版

本报讯（记者 王晓云）近日，杨翠微与杨政业合著的《唐代南诏德化碑——一个古王国的历史阵痛与炫耀》一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诏德化碑是云南的第一大唐碑，杨翠微与杨政业从此碑入手，进而带出对这个历史阶段南诏境内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部落、族群）等复杂关系的认知，是这本新著的一大特色。此外，此书可让普通读者和学界“雅俗共赏”，在写作风格与出版设计上颇有创意，相信这样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对历史读物走向大众、历史研究面向大众的做法，是可以有所启发和借鉴的。

弥渡县4支群众业余花灯队在弥渡民歌和花灯戏综合传习中心演出花灯戏，向观众送上文化大餐。(摄于3月14日)

弥渡县在实施县城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程中，今年将废弃多年的农机修造厂修旧翻新，升级改造为弥渡民歌和花灯戏综合传习中心，成为老城区改造的一个地标性工程，并布置灯光音响、舞台表演区，免费对外开放，供群众业余花灯队表演文艺节目，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弥渡民歌、花灯戏，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通讯员 杨 宋 摄］

记忆日常与诗境空间

——苏亚碧及其艺术创作

□ 记者 赵丽花

在许多人看来艺术似乎是无用的，然而艺术之所以还“有用”，就是因为艺术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让我们从那些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见另一层被遮蔽的诗意现实。记录生活及对心灵的表达是一些本土艺术家的共同关注，来自大理的艺术家苏亚碧即是其中一位心灵守望者。

生长在苍洱之滨的苏亚碧从小就对绘画有超常的兴趣，小学四年级开始正式学画，1994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附中，1998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第二工作室，2000年至今供职于大理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上学的时候，苏亚碧就开始用绘画的方式关注身边的日常物品。在早期的画作中，苏亚碧以私密的视角触摸着日常的零散事务，室内的衣柜、床、灯泡、衣裙、围巾、雨伞、梳子、刷子、拖鞋、别针，以及透过防盗窗的铁栏，从内向外可见的烟筒、高压线、电视塔、楼房、汽车、水龙头等等，从外向内可见的女人内衣、牙缸、钟表、暖瓶、椅子、钟表等等，都被散漫地放在画面各处，有的几乎是飘在空中，却完整地笼罩在一种细腻、温情、朴素的情调当中。这些画作没有明艳的色调，每一幅似乎都被赋予灰或青的色调，似褪色的老照片，仿佛是作者漫不经心地抚摸过记忆里细碎的物件，任感觉像雾一般的流淌，在平庸和琐碎的日常中，营造出诗一般的境界。苏亚碧称这些作品为《记忆日常》，正如她所说：“我一直用视觉的方式记录我的生活片断、我所经历的场景，在画布上用极为节制的颜色来还原它们的松弛和朴素。日常的一切不会改变，会变的是我的经历和内心，绘画对我而言既还原了日常也还原了我自己。”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苏亚碧在朋友家见她用细小柔韧的金属丝做首饰，这给了她启发，“线”的形态给予她脆弱、无力、含蓄、多变的感受，有时像是触摸到某种心绪一样疼痛。她认为，金属线可硬可软，可曲可直，可塑性很强，这种特性让作品有了更多的可能。于是，苏亚碧开始用一种精细柔韧的金属线，编织她反复画了多年的日常事物，平面的笔触变成了立体的编织。苏亚碧用金属丝编织的日常物象，视觉上空而眩，“实在”仿佛被抽空了，一根根看得见、摸得着的闪亮的金属丝，依稀勾勒出的物件形象，比如衣裙、刷子、镜子、花朵……，分明又与日常相连。她的一些绘画和编织混合的作品，视觉和感觉上都更加细腻和丰富。这亦虚亦实的意象，更贴近苏亚碧心中的“记忆”，而编织的类似于修行的过程，“还原我的许多记忆”（苏亚碧语），也结进了她日常的心境。

“我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简单，对我而言生活太丰富，就会灭掉内心的丰富，会灭掉很多自以为是的想象”，苏亚碧说。看苏亚碧的艺术，我们只需与她一道放慢脚步，凝视作品，倾听内心，引起共鸣。那一刻，日常的一切在诗境空间冉冉升起。

苏亚碧作品：柜子（布面油画）

翰海飞墨